



影黛

新  
銷痕  
劍



# 序

古今無量書。書必有序。此通例也。序非己爲之。卽人爲之。此通例也。人爲之。每譽之過其實。己爲之。又謙而不當。此又通例也。吾撰此書。成欲爲之序。不能逃第一例。己自爲之。不能逃第二例。及第三例。然則若之何。其惟無序庶乎可。遂以無序者爲之序。或曰此無序者。非卽序也耶。曰似也。然而未盡然也。子不見吾書乎。曰黛曰劍。物也。曰痕曰影。物之痕之影也。物之痕之影。似有而無也。卽吾之書。似有而無也。似有而無。雖謂之無可也。吾書謂之無可也。吾序謂之無亦可也。則此序也者。子謂之非卽序也耶。吾謂之非卽無序也耶。故仍以無序者爲之序。庶逃乎通例之外也。

題詞

# 題詞

心地癡頑辭旨悽。搜神志怪未爲奇。要知史亦參疑信。底事文成雜笑啼。落拓孤心豈  
終沒。苦辛舊事莫重題。千家爭說虞初志。別有艱難不可知。

右詩癸丑夏書示陳善之者也。時善之方撰駢枝餘話。余撰是書。故云云。今校刊竟  
復錄之。卷首以當題詞。



黛痕劍影錄目錄

俞小霞  
賣花女  
張生  
黃鬍子  
徐明  
陳大  
寶鳳小秋  
楊叟  
簫翁  
甄素瓊  
方生  
蜀山神仙  
沈氏子

目錄



目 錄

陳仲連

支氏子

浙中醫者

大脚小姐

歐陽超

跛道人

漁人兩則

劉路

冷光先生

琴客

素英

碧霞

杜蘭

魚四則



目 錄

留 鴛  
盲 女  
賭 博 師  
牛 大 哥  
柳 生  
糊 塗 叟  
俠 尼  
海 太 子  
蟒 二 則  
武 彝 僧  
猿 二 則  
紅 姑 娘  
玉 瑛  
小 梅



目 錄

錢生  
犬兩則  
鬼詩  
衛輝富翁兩則  
雪芭蕉  
焦先  
郭志  
物理四則  
章冠鏊  
陸申  
宜珍  
尤雲章  
陳長庚  
葛某



目 錄

秦兒  
虎老人  
賭鬼  
蜈蚣  
蛻老遺事  
贛人某  
采葛人  
寒碧和尚詩  
夢異  
英英  
閒雲  
髯仙  
瞿翁  
鄒昌



目 錄

琴生  
雙鷗  
太監艷史  
春航集  
絳梅  
木客  
女解元  
漁者兩則  
楊少荃  
金大  
桃潭漁父  
黃公俊  
電兒  
龍卵



金三姑娘  
獨足容  
蛇  
縊女蟲  
獵者  
蜀客  
金鈴子  
阿簫  
周氏姊妹  
黃覺野人  
我佛山人遺事  
丁月卿

錄 影 劍 痕 錄

---

目 錄

八

黛痕劍影錄

俞小霞

安吳



俞小霞。皖南農家女也。幼天性聰穎。聞村塾童子讀千家詩。入耳若有所悟。復聞便能背誦。一日晨起採桑。得萬綠無聲蠶正眠句。因自喜。反覆吟誦不置。復購通行之唐詩三百首。乞鄰兒教之讀。於是遂能詩。父母固務農。不知愛。亦不禁其所爲。年十七。爲之議婚。小霞不可。隣有方叟者。亦業農。有田數百畝。以富聞于鄉。耳霞名。爲其子普明求婚。普明學商不成。閒居好與無賴少年游。霞父母羨其富。許之。始告霞。霞默默無一語。習詩如故。明年歸方氏。見普明慷慨謂之曰。聞君不習正業。日與無賴游。非我夫也。今待汝五年讀書有業。當爲君婦。不然請相見于泉下。袖中出穫稻之刀示之。白如匹練。普明驚而逃。賓客相顧失色。結舌不敢語。方叟曰。今如汝言矣。乃延師課子讀。送霞還母家待之。普明非愚蠶者。以嬉荒其業。自受霞激。捐棄諸遊戲事。發憤力學。數年學乃大進。霞聞之私喜。普明忽謂父曰。兒豈患無婦哉。兒縱縲斷不以輕我者爲婦。父母勸

俞小霞

一

之不可強之亦不可。竟與他姓聯姻。霞亦漠然置之。而習詩如故。曰飼蠶吟詩。以遣光陰。殊不惡也。

賣花女

吳子貞。湘人也。由贛還湘。與夫失途。歷叢莽。日暮不得旅店。至一田家借宿。蕭然一茅舍。四周植花木。殆徧。時初秋。芳菲猶未凋也。聞犬吠。有一老者出迎。年約五十許。曰客來買花耶。吳曰失路之人。來借宿耳。老人點首肅客入堂。階下亦種花。壁上懸乾艾葫蘆等。蕭灑出塵表。几上置一書。略翻數頁。司馬兵法也。老人曰老夫賣花入市。以百錢購得此冊。回讀之甚佳。吳曰然則老人固隱君子歟。老人未及答。忽好女子攜一花籃入。籃中盛秋海棠月季玉簪等花。老人命見客曰。此吾女小紅也。適自市賣花回。又謂紅曰。賣得幾錢矣。曰三百錢。不穀買一孟東野集也。吳愈奇之。老人曰先生文人。必能詩。肯爲吾女師乎。吳因發篋。出所作詩示之。小紅大欽服。明日阻雨不得行。小紅亦堅留少住。卽出詩稿令刪改之。情愈洽。微詞挑吳。吳性固奇僻。生平誓不二色。因戲謂之曰。園中菊開並蒂。則事可諧矣。紅曰請俟三日。三日果摘並蒂菊花至。吳語塞。乃強從焉。又居數日。秋風入戶。梧葉始凋。吳凄然思歸。紅知不可留。授菊根一株。曰歸而種之。

以菊之榮枯。卜君心之誠僞。君心誠。無難再見也。吳覓輿夫。不得問老人。曰。來時固無輿夫。吳不敢再問。老人送至大道而別。吳後逢人語其事。或曰。此處爲盜穴。入者輒不得生還。君幸矣。或曰。其處有鬼物。騷人。人輒不敢往。吳不自知其遇盜遇鬼。歸以女所授菊根種之。竟不活。甚念女。猶記女詩稿中有敗荷臨水照殘妝句。佳句也。

張生

石門張生。少年能文。美容儀。家貧。授徒餬口。其戚某商于宛陵。延張課子讀。宛陵山水固佳。謝眺李白之遺跡。今猶可尋。張性好登覽。春秋佳日。輒登山涉水。置館課不問。敬亭山在城外十里許。李白詩所謂相看兩不厭。只有敬亭山者也。張一日游敬亭。還見田家一女。郎立柳樹下。視張微笑。神態楚楚可憐。張歸意不能忘。其戚固惡張曠課。因令子從他師學。仍留居其家。張不樂。思作客一年。人多以冷眼視我。見我而笑者。惟此女耳。因益念之。明日再至其處。一樹楊柳。裊裊臨風。依舊而柳下人已不可見。徘徊久之。及月上而歸。客館宵深。短檠岑寂。呼館僮語村坊瑣事。以遣僮。曰。某家女子。遇一書生。視之微笑。爲其嫂所見。痛責之。女遂自縊。非奇事耶。張問其地。卽昨日已過之處也。乃大驚曰。殺女者我也。拔關出。僮止之。不可徑至其處。見一茅舍中燈火未滅。隱隱有

黃鬍子

四

哭聲曰是矣。趨入。兩三人團尸而哭。見張入。爭呼賊主。張不顧。徑前視尸。果女也。撫之大哭。嘔血數升。倒于地。女家人不知所措。乃守以待。且倦而微睡。及醒。女及生俱失所。在明日遠近聞之。傳以爲奇事。張戚亦以失張焦急。館僮獨知之曰。此卽某家之事也。然終不知其何往。後二三年。館僮採樵于敬亭。嘗遇生遨游泉石間。問以居止。不答。戚往尋之。亦不可得。張時寄書與戚。或自吳。或自越。蹤跡飄忽無定。而莫知其所終。

黃鬍子

黃鬍子。盜也。以鬚黃得名。力能敵虎豹。橫行江淮間。劫人財物。尤好擄掠婦女。一日操小舟泛太湖中。風急浪怒。立忽一船擦己舟過。中有年二十許麗人。憑窗而望。一老者力扳其舵使右轉。而巨浪忽驅船去。瞬息不知所之。鬍子曰。此我手中物也。急追之。及日暮。見有船泊於荒灘。因亦泊焉。窺之。見麗人侍一少年飲。方酣。乃躍過船。大叫曰。汝識黃鬍子乎。麗人微笑曰。鬍子欲飲耶。良佳。舉杯與之。鬍子見其貌從容。不知爲何許人。不敢發。麗人又指點曰。明日太湖中有巨船過。今之猾吏也。鬍子往劫之。殺其人。謝天下。以立功贖罪。不然汝死於此矣。鬍子度爲非常人。不敢違。唯唯應命。麗人又叱之曰。須識之。祇殺瘦而有鬚者一人。毋傷他人。違吾言者死。言已。命老者鼓棹去。鬍子喘

喘不自安。明日竟不見有巨船。來畏禍不敢留。乃遁於錢塘。去鬚髮爲僧。更名元空。數年後。偶與一樵者閒話。樵者述一奇女子事。曰。吾昔業操舟。載某書生夫婦過太湖。夜遇盜來。吾謂死期至矣。不意其婦竟能以計誑盜去。因詳述之。蓋卽鬚子事也。元空聞而笑曰。黃鬚子我也。汝其當日舟中之老人耶。吾黃鬚子爲盜數十年。天下無敵。不意乃受一弱女子誑。相與大笑。蓋老人亦以以計脫禍。畏鬚子報復。不敢操舟於太湖。乃改業採樵云。

徐明

徐明。武清人。游於閩。自延平至汀洲。舟行二日。抵將樂縣。由此往山道也。溪壑幽邃。樹木參天。客坐竹兜。兩人肩以行。四十里至玉華洞。地平坦。皆水田。亦鮮大樹。忽奇峰拔地起。而插於霄漢。峯周百餘里。東西曲折通。故曰洞云。峯巔有佛寺。徑險仄。不易上。明好奇。奮勇登焉。寺荒涼。傾圮過半。妖狐羣跑。松鼠亂竄。是不類有僧居者。已而凄風振。本白日西墮。明凄愴而懼。急覓歸路。俯視下方。空闊如煙海。頭眩不敢下。復入寺。匿佛龕中。避野獸。明日苦不得食。遑遑無計。忽倦而假寐。夢一妙齡女子來告曰。寺後碩果可食也。明急問歸計。女子曰。清虛老人待我於洞中久矣。不顧而去。明驚覺。至寺後果